

書叢社學文

涯生劇悲

(冊上)

佐 址

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

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書叢社學文

涯生劇悲

角陸圓壹價實冊二下上

薇 白 者作著

社版出學文 者版出

店書活生 售經總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序

生活儘管是生活，把一個渺小的人底生活寫成一本書，那是一件不感興趣的苦工，越寫越覺得無聊，簡直寫不下去。

但世間不一定偉人底生活才值得傳記。渺小的人，也許有他更多的真實，因為人愈渺小，愈不必有許多虛偽的面具，並且能更多地接觸社會的黑暗和殘酷，甚至更能使他強烈地體驗人生，要求光明和真實。但殘酷的社會能給他甚麼，會剝削他甚麼之間，得覺出更多更多的真實味來。

這篇東西，是寫一個從封建勢力脫走後的「娜拉」，她的想向上，想衝出一切的重圍，想爭取自己和大眾的解放，自由，不幸她又是陷到甚麼世界，被殘酷的魔手是怎樣毀了她一切，而她還在苦難中掙扎，度着深深地想前進的長長的悲慘生活。

是用速寫，用素描，用大刀闊斧，真實的，純情的，熱烈的，赤裸裸毫不加掩飾地紀錄下來的可歌可泣的「人生」。是比暴風雨中的梨花更悲的事實，是地獄裏苦痛的靈魂的呼聲，是繪畫，也是詩，是思想不同的青年男女底風流賬，也是時代的產兒的兩性解剖圖，是典型的個性清楚的輪廓，也是工作和愛情深刻的矛盾，是整個半殖民地的動盪，和殖民地化的民族性的淡寫，也是一個想前進的純真情熱的女子底紅情懺悔錄。

素材儘管是那樣可泣可歌，但我底文筆，像還不能成「匠」的粗莽的小木匠，我不能熟練匠心地，把它寫得技巧感人些，也不能心靈手敏地，把它寫得精美可愛些。我拙笨的文筆正像未出師的木匠，我只能粗粗莽莽，大刀濶斧地，忠於事實的製造。製造得怎樣拙劣，不像一個藝術品，那我是應該先對讀者抱歉的。

不過，我是憑着這悲劇發展的日常生活中，重重複複的事實裏面，努力提煉出精華，把它簡單化，客觀化，樸樸質質地紀錄下去，表現這事實的真實，真實。

真實。

要怎樣才算表現得真實呢？恐怕愈是真實的表現，愈不能使讀者相信那是事實，因爲：——

第一，這事實的本身，就髣髴是一個虛構的悲劇故事，而有些地方，簡直不近人情；並且人物的個性也有點特別，感情，思想，風雲變幻莫測，常趨極端，常陷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。這，恐怕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，而難相信的。然而，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，百分之百的事實呵！

第二，一般不深知葦的人，都以爲她是極浪漫，極浪漫，一任情熱去開花，戀人多得數不清。留學時代，甚至有人說她是過着繁華糜爛的生活，完全是沒有靈魂的女人。七八年在上海，又謠傳她和前進的有名的大作家，幾乎多數都有過戀愛關係。就是久別十年的父母，也疑心她在外面，是不亦樂乎沉溺風流歲月中，華服珠寶無數。以爲她遠遊回家鄉，必帶着滿箱的華服、珠寶。連十年相愛的展，也當他心靈明朗最

愛她時，他會說她像女神的崇高，優美，他愛她到了九十九分；當他糊塗狠心，尤其聽到別的戀人中傷她時，他會看她是世上最醜惡可恥的女人。他會說：「和這種可恥的女人戀愛，是上了大當！」

反過來說，一般逐鹿不得的男人，會大家議論紛紛，譏諷地說：「哼，她簡直是個封建思想的腦袋！不敢戀愛。」也會罵道：「她是天生的一個石女！不懂風情。」最好的說法是：「她對於生活很嚴肅，她對戀愛也是很嚴肅的，嚴肅得近乎守舊。」

她父母哩，當她遠遊回家的第二天，把她使往舅舅家去，他倆老鼓動着好奇的熱心，私私地開了她底箱子檢看，想看看有甚麼稀奇的珠寶，華美的服裝，滿箱的金錢，女兒底祕密。但失望地甚麼珠寶，華服，金錢，祕密的影子都沒有，有的祇是些簡素的舊衣，文藝書籍，和她一本創作的詩劇。由是父母默然相對，看看這些書籍，舊衣，愁思滾滾，老淚長流。父親又細讀她底作品，由是悲喜交集，覺得十年來誤會了女兒，薄待了女兒。

有沾名門不淺。由是父母對她突然珍重。

，萬憐惜悔意於平常談話中，把真

情慈愛滲入獎勵的辭色裏。並且爽氣地設法替她解決父母包辦下來的終身煩惱事。

展也當他和別的戀人決裂之後，再回到葦底面前時，他會啼哭叫悔地說：「你那偉大的精神，崇高的人格，純潔又深刻的愛，是比天上的北斗星還明亮，你閃閃的光，炯炯的眼，能把我這隻迷羊小狗，從黑暗裏，從危險中救出來……」

說法，看法，既然各種各樣，那末，到底那些才是她底真相呢？在這個老朽將死的社會裏，男性中心的色彩還濃厚的萬惡社會中，女性是沒有真相的！甚麼真相，假相，假到犧牲了女子一切的各色各相，全由社會，環境，男人，獎譽，譏諷或謠傳，去決定她們！這裏寫的女主角，也不能例外。

然而一個出走後又在前進中的娜拉，她底真實是不能因打擊或毀譽而消滅的。她不怕艱難，毒箭，山崩地裂的壓碎，她不顧無謂的評價，不稀罕聲名，她只抱着一顆鮮紅熱烈的向上的心，反抗一切使她及使社會發展的障礙，要奮鬥到底！她並不管它

成或敗，只顧生活，生活，真摯地去生活，受難地去生活，生活就是她底整個。

這本書，就是描寫她表現出來的生活，及埋在心裏不能表現的苦悶的生活。

我是含着淒淚，抱着痛楚，在疾病拖疲了身體後，在病篤危險中，躺在病床，稿紙攤在膝上，墨水瓶掛在頸上寫的。有些是在三等病房裏，高熱退去時勉強坐在滿房是人的病床上寫的。也有些是在臨去開刀的數小時前，掙扎生死垂危的一口氣寫的。總之，是在死亡線上掙扎着寫完它的，常有「書不成而身先死」的恐怖襲着。所以總是咬緊牙關忍住痛，只想快寫，快寫，不問好壞。

自去年春天開始寫，每天邊上醫院邊寫，剛寫了兩個月，六月進醫院，暫時出院，八月又病危住院，死在醫院，復活後又開刀，到十一月出院還不能走動，身體虧損不能工作，今年二月又繼續寫，四月半完成。能寫完它就是一個喜悅，戰勝了「書不成而身先死」的恐怖！

爲甚麼要寫這篇東西呢？

擺在當前許多的現實題材不寫，來拚命寫它，這雖然是我的損失，不該，在寫它的日子中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苦悶，不快。但悶在言論最自由的時局下，想稱心如意地寫些現實題材，描寫時代的真相，那是客觀環境不允許的，寫了也不見得能賣錢，我爲着要錢醫病，朋友們常叫我寫這個題材。

我寫它最初的動機，可以說是因爲林語堂先生叫我寫點「結婚生活」給人間世，我沒有結婚生活可寫，又爲着要還他們底錢，只好把這個苦難的女角，寫成悲劇生涯。第一幅及第二幅想給他，但寫得太長，畢竟沒有拿去。然而那，就是我寫它的動機的開始。

寫它最大的動機，是去年春天一個晚上，露冷風寒黑淒淒，出牙的細草一片無邊際，我心兒忐忑像發熱病，望着天邊矇眊的星光，瘋狂地在草上踏着，踏着，熱淚不知世道人情冷，澎湃奔流不盡。我彷彿是剛離靈的慘死鬼，無限悲怨無限哀痛的，在黑夜的草上蹣跚，狂奔，泥一脚，水一脚，沒有目的，不擇路徑，心裏只是想着：

「死呢？生？」

「死呢？生？」我竟這樣唸着，唸着、唸了幾十遍的唯一的悲歌。那時，我受的刺激太大了，已經完全絕望了，我底身體，再不能和病魔苦鬥了，我底心靈，全給毒箭射破了。慘澹的經濟和寂寞的精神，都迫我到了不能生存的最後一步。我苦痛得瘋狂般，遊魂般、踏着，想着，病在痛，嘴在唸：「死呢？生？」

無魂沒腦地，儘唱這句唯一的悲歌。

露冷風寒黑淒淒，眼淚一半灑在草原，一半流在肚子裏。「甚麼都把我拋棄了，希望，工作，前途……剩下一架活骷髏，病的殘軀！」我越想越悲，嘆息着演盡了悲劇，變成火燒衷心血發狂的殘廢，我踏着，踏着，望着無邊的草原，最後決定：「悄然走去不回來！永不回來！……」

露冷風寒黑淒淒，我跌在草地畢竟醒來了，鼻酸酸，蕭條條，淒寂的心帶着孤單的影，又回到我再不想生還的寓所了。我抱着肚子忍住痛，決心來寫這篇東西，以自

已底體驗，抒寫一個苦痛的靈魂。

這篇東西最感缺憾的是——悲劇生涯那一章，不能將社會激流的動態，和書中主要人物有關的，交織生動地描畫出來，使它像一面時代的鏡子，貢獻在讀者面前。那因為在寫它的時候，是黑雲慘壓得不能透氣的時候，又爲着是用速寫把它去投雜誌，容不下那許多題材，所以把社會關係全扔開了，只集中在悲劇的發展。然而這總是一個缺憾！

一九三六，四，二五。



時狂發年四三九一



時店啡咖出逃年六二九一

上冊目錄

一	愛的光芒	一
二	重逢	二
三	悲劇生涯	三

愛的光芒

一

盛夏，太陽像火般熱，郊外稀疏的樹木，晒得倦怠地垂頭，衆蟬唧唧啾啾地喧聲響徹了郊野。

一對青年男女，正從午睡的好夢中醒來，兩隻神光溜溜的美眼，對柳絲飄拂的窗外一看日影，突然那壯健的體軀跳躍起來。

「哎呀，不早了，快起來！」

高鼻子的美青年說了，用他豐滿光潔的手臂，把他愛人抱起。

女的伸了個懶腰，用她迷醉的眼波對他微笑，十指插入他蓬鬆的美髮裏，陶醉的

意態親了他幾下，低聲問：

「幾點鐘了？」

「三點半。」

她瘋狂般跳躍，瘋狂般洗臉，梳髮，換衣，催她愛人說：

「趕快呀，爾哥！再遲恐怕他要出去了。」

「夏天的午睡真甜蜜！一睡就不知道時候了。」

青年邊刷着兩雙皮鞋，邊望鏡前化粧的婉貞回話。

東京，城內。

凌亂，骯髒，不堪觸目的頹廢的空氣，充滿了四疊半的灰暗的房間。

書桌，椅子，在紙門邊；書架，紙卷，提琴，樂譜，石膏像，在窗戶那端；書，衣服，用品，都亂糟糟的丟滿一房。滿房是病態的頹廢的藝術空氣。